

九月，蟹肥菊黄，丹桂飘香，本应是雅士文人最喜爱的时节，谁承想，观玩赏游，酌酒小聚的活动还未开始，便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所击倒，原本轻松自在的心情被击溃得飘散四处。

2014年9月22日凌晨，我一向敬仰的前辈、刘海粟美术馆原执行馆长、著名艺术家张桂铭先生因突发心肌梗塞倒在画案前溘然与世长辞，享年75岁。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刚从美国出差回来，时差尚未倒过来，脑子昏昏沉沉的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就在几天前与美国相关机构接洽时，还提起想邀请张先生赴美办展的计划。但此刻，斯人已去，夙愿难偿。我只觉得一阵凄惨，孤冷冷。正所谓“近泪无干土，低空有断云。”

青岛的风是清清爽爽的，人住紧挨汇泉湾的酒店，推开窗户站在阳台放眼望去，海浪溅起的一朵朵浪花拍打海岸，如同一条条玉带缠绕着海岸；沙滩上花花绿绿的旅游帐篷和海水里五颜六色的泳装，把碧海蓝天装扮得如此绚丽多彩！让人立马马升起下海的冲动。可是，真正亲吻海水，您会很不愿意地感到些许的失望：浪花不时卷来令人讨厌的浒苔，沙滩上还不时冒出扎脚的蛤蜊壳，青岛海滩真的无法与海南和广西的沙滩媲美。但是，瑕不掩瑜，换上短裤、拖鞋，牵着爱人的手，缓缓踩在舒软的细沙上，海水轻轻地吻着我的脚板，侧面吹来一阵阵凉爽的海风，累了，找块礁石小坐一下，倾听着耳边“哗啦！哗啦！”的波涛声，实在是既惬意，又浪漫的事。

但要真正体会青岛的美，还真离不开依偎在大海旁的“八大关”。为什么叫“八大关？”因为，当年的设计师把公园与庭院融合在一起，并把主要大路以我国八大著名关隘命名，故称“八大关”。这里的依山傍海绿树丛中，建有风格各异的多栋欧式建筑，据说，其中一幢石楼曾是蒋介石落脚的地方。幽静清凉的大路，到处郁郁葱葱的树木遮盖，灼热的太阳底下，只要躲进“八大关”的树林，凉爽怡然而来。夏日，正阳关路边的紫薇变成一片紫色的海洋，正是名副其实的“花街”和“爱情角”。

这不，灼热的太阳下，我们遇见不少男女情侣在此拍“婚纱照”，仔

有位诗人说：“生活——网”。没错，在某种程度上，生活建立在网一样的各种关系上，关系是生活的滑润剂。但“搞关系”，就“搞”坏了。把“关系”搞成一张严密的网，什么都往里头装，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了。

滑润剂有可能成为一种腐蚀剂。许多年前听到友人说过这样的事情：两位作者一同赴省城写稿，甲老老实实每天待在招待所，乙则常从床铺下的大行李袋里掏出东西，外出活动。不久，乙的文章陆续见报刊，甲却无声无息。几年过去，乙已经在文坛小有名气，甲还是无声无息。但再过几年却相反。乙被捕获用的“关系”网把自己捕获了，被“滑润剂”腐蚀了，过了创作最佳时期，再也写不出什么好作品，而甲靠自己的艰苦努力一直保持良好的创作状态，佳作迭出。

多年前读过《收获》上曾毓庆描述海上惊心动魄捕蟹生活的小说，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那驾着激浪的紧紧追踪，那亮光闪闪的鱼镖的瞄准和霎时间的猛然飞击，实在叫人从心里发出赞叹！巨蟹于是一只只捕获。对比小舢板慢悠悠地荡漾在水波里，这里一网，那里一网地打捞着小鱼小虾，前者是进取，后者是小打小闹，前者是有胆有识的搏击，后者是近似于乞讨的惨淡经营——也是无所作为的

张 坚

新番别调谱霓裳

张 坚

美术馆艺术委员会主任及上海青年美术大展评委会主席等重要职务，不计得失继续帮助美术馆开拓发展。同时对于我这位继任者也处处提携，如父如兄地关爱我，帮助我渡过工作中一个又一个难关。

张先生在艺术上的成就也是我景仰的，他熔炼中西，大胆革新，突破陈规，自成一派，成为中国新水墨的一员骁将，上海新海派的重要代表人物。近几年，他的艺术创作更上一层楼，进入佳境。正值人生创作的丰产期，张先生突然撒手人寰，怎能不令我们这些爱他、敬他的后辈、亲朋哀痛呢。这几日，沉浸在哀伤之中，直感叹“后土不怜才”，思绪难厘，唯以不成篇的絮语寄托自己哀思！

青岛的风是清清爽爽的，人住紧挨汇泉湾的酒店，推开窗户站在阳台放眼望去，海浪溅起的一朵朵浪花拍打海岸，如同一条条玉带缠绕着海岸；沙滩上花花绿绿的旅游帐篷和海水里五颜六色的泳装，把碧海蓝天装扮得如此绚丽多彩！让人立马马升起下海的冲动。可是，真正亲吻海水，您会很不愿意地感到些许的失望：浪花不时卷来令人讨厌的浒苔，沙滩上还不时冒出扎脚的蛤蜊壳，青岛海滩真的无法与海南和广西的沙滩媲美。但是，瑕不掩瑜，换上短裤、拖鞋，牵着爱人的手，缓缓踩在舒软的细沙上，海水轻轻地吻着我的脚板，侧面吹来一阵阵凉爽的海风，累了，找块礁石小坐一下，倾听着耳边“哗啦！哗啦！”的波涛声，实在是既惬意，又浪漫的事。

但要真正体会青岛的美，还真离不开依偎在大海旁的“八大关”。为什么叫“八大关？”因为，当年的设计师把公园与庭院融合在一起，并把主要大路以我国八大著名关隘命名，故称“八大关”。这里的依山傍海绿树丛中，建有风格各异的多栋欧式建筑，据说，其中一幢石楼曾是蒋介石落脚的地方。幽静清凉的大路，到处郁郁葱葱的树木遮盖，灼热的太阳底下，只要躲进“八大关”的树林，凉爽怡然而来。夏日，正阳关路边的紫薇变成一片紫色的海洋，正是名副其实的“花街”和“爱情角”。

这不，灼热的太阳下，我们遇见不少男女情侣在此拍“婚纱照”，仔

细瞧瞧，正装的新郎新娘额头也没见渗出点滴汗珠，“八大关”的消暑凉爽可见一斑。

青岛的夜晚，路边有许多啤酒屋，啤酒屋大多集中在居民楼下，啤酒屋没有海鲜只提供来料加工。青岛朋友推荐台东八路，因为，这里紧挨海鲜市场，许多海鲜都是当日捕捞的，我们可以自由选

“关系”之网

陈志泽

人同情又令人悲哀。更有常见的靠跑关系过日子者，尝够了闽南俗语“烧烧脸，靠人家冷屁股”的尴尬和扭曲。

在这个大织关系网的不良风气中，以拥有尽可能多的“关系”而满足的不乏其人。然而，关系网在带来某些好处的同时，也带来了惰性，带来了隐患，甚至带来恶果。关系网使你在乐滋滋之中，失去自我。

当今的时代更是一个竞争的时代、拼搏的时代，只有独立自主、艰苦奋斗的精神，锲而不舍、敢拼敢为的人生哲学才能开拓道路，创造出光辉的业绩。

喝完一盒牛奶或果汁，你会怎样处理那个利乐包呢？随手扔进垃圾桶？No No No！我会问你要过来，巧妙的科学小用法多着呢！

我是上海徐汇区康健街道寿祥坊里一名小区干部。年届花甲，自觉青春未老，电脑、微信样样玩得转，学英语、跳拉丁，哪样都要试。2005年，在电视上看到了“地球环保大使”、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廖晓义的一个访谈节目，谈到了电池回收、减少使用塑料袋的事。作为小区卫生干部，以前也接触过类似的，这次科普访谈却让我眼界大开：有了科学小妙招，这么多东西可以回收利用。

慢慢的，社区工作中，我开始学算“科学账”：很多居

民家中都订了牛奶，装牛奶的利乐包都是上好的纸张，居民们都是一扔之了。寿祥坊小区一共有1000多户居民，如果每户人家一天喝一包牛奶或饮料，就会产生1000多只废弃的利乐包，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。如果，把这些要进垃圾桶的利乐包收集起来刷干净，晒干捆扎，按照颜色图案一一缝合，再用废弃的绳子做个拎手，不就是个性十足的环保购物袋嘛。

就这样，我一口气做了大大小小50多个外观鲜艳的环保购物手袋，送给小区里的“马大嫂”们，很多没有拿到的居民还请我再多做些。随着一只只别致的环保手袋送进左邻右舍，“回收利乐包，快乐

虽然张桂铭先生退休多年，但对于美术馆的工作和发展一直非常关心，还不辞辛劳地担任刘海粟美

术馆艺术委员会主任及上海青年美术大展评委会主席等重要职务，不计得失继续帮助美术馆开拓发展。同时对于我这位继任者也处处提携，如父如兄地关爱我，帮助我渡过工作中一个又一个难关。

张先生在艺术上的成就也是我景仰的，他熔炼中西，大胆革新，突破陈规，自成一派，成为中国新水墨的一员骁将，上海新海派的重要代表人物。近几年，他的艺术创作更上一层楼，进入佳境。正值人生创作的丰产期，张先生突然撒手人寰，怎能不令我们这些爱他、敬他的后辈、亲朋哀痛呢。这几日，沉浸在哀伤之中，直感叹“后土不怜才”，思绪难厘，唯以不成篇的絮语寄托自己哀思！

闲吟集

赵首先

甲午年异乡过中秋

一样中秋别样情，玉顶苍穹闪小星。
惟愿一颗应似我，望北关东醉月明。

千岛湖即景

屏风暗锁湖千岛，水光山色蓝已青。
云边枝头栖白鹭，唱晚渔歌缓缓听。

无题

闲来吟得七言句，无聊细品一壶茶。
两分田园种瓜豆，且待秋高赏菊花。

上海的梧桐树，仍在续写美丽的故事。那些来自海内外的寻梦者，喜欢坐在衡山路、新天地的梧桐树下，品咖啡、喝啤酒，观景聊天，往往子夜

梧桐树下车前草

张大成

时分还愿离去。

上海梧桐树，仍在书写美丽的风情。那天有位寻梦者，站在马路旁的梧桐树下，饶有兴趣观看一位老人扎拖把；还用相机摄像，记录全过程，对扎拖把中每一个细节的操作，拍摄得更更是仔细。原来老外在学习上海人扎拖

把的绝活。

这位老人扎出的拖把十分道地。那些松松垮垮的布条，被他理得整整齐齐；那些粗粗细细的布条，被他排得规规矩矩。瞧，难以勒紧的拖把头，在杠杆原理的操作中，白色尼龙绳，机械般地旋转，有序地排列。仅一会儿，拖把被扎得像像酒瓶一样苗条，既无一枚铁钉，又不打一个绳结，好看又精细，实用又大方。让人见了佩服又信服，舒心又开心。好些年了，每周四上午，这位老人总在这棵高高的梧桐树下扎拖把，为民服务，收费也很合理。于是居民们送他一个封号：王拖把。其实老人不姓王，却十分喜欢一个“王”字。他说，王拖把，就是“拖把王”。做人做事，有点王者气，就能争第一。老人在梧桐树下扎拖把，那石缝中，长着四五棵车前草，宛如点缀着工作平台。这些普普通通的车前草，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。爱花的人，也爱草。他说，上了年纪后，觉得自己就像一棵草，就像这棵车前草。老人很善于交流，于是知道了，他原先在一家街道工厂当管理。工厂倒闭后，又被买断。闲在家好几年，总是头痛脑热，小病不断。有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唤起重操旧业的决心。真奇怪，出来扎拖把，忙忙碌碌，赚些小钱，心里很满足。真有趣，手动嘴动心也动，人多话多快乐多，身上的小痛小病也没了。人老了，闲着并不是好事。找些事做做，做自己喜欢的事、开心的事，便能愉悦身心。如今才知道，赚钱是小事，开心每一天是大事。干点活，说说话，释放心情，是最开心的。老人说，人活着就是多话，人老了就是话多。扎拖把，也是重新学做人。有了人缘，就有熟客、回头客。还能把生客，做成熟客。开开心心扎拖把，就

做环保”的科普理念传遍小区家家户户。附近街道的主妇们也闻讯赶来，询问变废为宝的经验。我和老伴一商量，干脆在居委会开班授课吧，每周三晚上和三四十位阿姨妈妈们一起，动手实践“科学环保经”。

授人环保手有余香

姜玫瑰

除了环保袋，利乐包还能制成裙子、帽子、扇子、时装包，大家自导自演来场时装秀，一下子引起轰动。

几年下来，我跑了上海近三十个小区，并走进大中学校、幼儿园、企业讲如何废物利用。杭州、南京、马鞍山也有小区邀请我去教授“利乐

是老有所乐；快快乐乐每一天，就在赚大钱！其实能像这棵树下车前草，四季长青，就满足了。车前草，《诗经芣苢》云：“采芣苢，薄言采之；采采芣苢，薄言有之。”他说，每每看着女人们笑嘻嘻从他手中，接过满意的拖把时，宛如看到古时女人们，在采摘车前草时一样欢乐，一样自在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与惬意。

阳光暖洋洋的，很柔又很温馨。看着梧桐树下车前草，人也安详了几分；街景散淡淡的，很静又很宽松。坐在梧桐树下晒太阳，人也安静了许多。于是明白了，老人向往梧桐树的强健，车前草的朴实，在都市的空间里，做着自己喜欢的事，是一份实在，一份快乐。春夏秋冬，风风雨雨。于是我发现，梧桐树的生命力特别的旺，那梧桐树下的车前草，依然故我，翠翠绿绿，充满生机；一年四季，朝朝暮暮。于是我感到，梧桐树的生存力特别的强，那梧桐树下的车前草，依然安静，朴实实在，自在生长。于是我想到了，老人扎拖把的事很小很小，并不值得一谈。但让我看到了普通人的实在，保留着上海人勤俭持



归

（中国画）

杨天佑

家的好习惯。也许小小的拖把，是创造环境美的一件好工具，也是低碳生活的好帮手。眼下做这些便民杂活的人越来越少，肯把粗活干得如同细活的人，更是凤毛麟角。望着扎拖把的老人，总觉得他对生活充满着一种责任，为家庭、为子女、也在为自己。社会快速发展，传统的老东西却丢失得更快，尤其传统的修修补补，已被一次性用具替代，看看是方便，但一次性的垃圾，成了破坏环境的一大元凶。救救环境，有识之士早就呼吁，从我做起，低碳生活，才能真正做好环境保护。每次看到老人一丝不苟清理工作后的垃圾，总觉得从我做起是多么的重要。

“梧桐树就像阿勒上海人。”这些年，常常记起，儿时王家阿伯的这句话，知道了上海马路上的法国梧桐，也是一种“移民”。每天，太阳升起时，总会看看那挺拔粗壮的梧桐树，不怕日晒雨淋，也经得住暴雨狂风，始终蓬勃向上，拥抱蓝天；每天，夕阳西下后，总会望望那翠绿可爱的车前草，耐得风霜干旱，也受得了蹂躏挤压，依然努力生长，花开花落。于是知道了梧桐树的无我与实在，悟出了车前草的快乐和自在。

利乐包了，投入到每一袋洗衣粉、每一只电灯泡，每一次垃圾分类……每年世界水日、气象日、地球日、环境日、无车日、戒烟日，我们还在社区设置环保橱窗、手工制作展示等，在学校，开展“我和家长谈环保”、节能减排讲座。

正因为与科学结缘，我成了“上海科学生活大使”，科普二字不再是墙上的宣传画、报纸中的宣传词，而是每天要做的事情、要动的脑筋。如果你喝完牛奶，请记得把它放在可回收的垃圾箱里哦，说不定有哪位心灵手巧的“绿色主妇”，会开启它全新的绿色生命。（整理：马亚宁）

防范诈骗的科普讲座就好像是一场实战演习。

十日谈

科普，让我受益